

河南省作协会员乐祥涛

心和桃花一起开

这个春天似乎雨水多了些,随之就有一颗潮湿的心。懵懵懂懂之中,感觉不太明显的春季还是如期的来了,然后那些花儿就临风盛开,比如桃花、梨花以及迎春花之类。

是论坛的邀请和倾情渲染,才使我这个不谙花事的人,下定了去看桃花的决心。

其实,桃花离我们很近。出城向北不到五里地,就是人们提及的桃花坡了,久居小城竟然不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。虽然原来提起桃花坡时,总会让人想到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来,但现实中的桃花坡却让我又深信了一个道理,那就是“生活中不是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”的这一说法。

初看上去,桃花坡是比较隐蔽的,因为它被宽宽的且满满的一渠流动的水围绕。如果不是知情者带路,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,就在三两户村民居住地的山坡背

后,就在金黄金黄的油菜花开满道口的深处,桃花们都在那儿尽情地开着。

那不是一棵两棵的桃树,而是半山坡的桃林。放眼望去,那些盛开的桃花不仅仅是耀眼夺目,简直就是让人目瞪口呆。说实话,早在我的心底,留存着的除了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和“投之以桃,报之以李”外,那就是“池塘岸边两棵桃,花开应时最知春”了。有那么三两棵桃树在田间或是地头散落地开着花,那是一种点缀,也是一种释放。那些花或是开在撒满露珠和飘着淡淡炊烟的清晨;或是开在响着牧笛回音的傍晚,让乡村充满诗意和想象。可眼前的一切,不得不让我去慢慢地欣赏,细细地品味。

桃花坡很大,它面向西北,前方是一条宽敞的河道,环绕的是一条浇灌用的河渠。我想这也许是种桃人精心挑选的,因为它不仅有丰厚

的隐蔽性较好,不容易让别人发现。我原以为那样的话,花的盛开和果实的成熟都让种桃人自己享受了。但当看到桃花坡里有两个空着的看桃棚时,我就一直在纳闷,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于只守果实不守花呢?还好桃花并没有因为主人的喜好而放弃斗艳的机会。那一张张粉红的笑脸依然灿烂着,明媚着,甚至不需要绿叶的陪衬就竞相绽放了。那种绽放是炽热的,也是燃情的。从一朵到两朵,从一枝到两枝,从一棵到多棵,硬是把个山坡开放得烂漫无比。

最爽朗的事,是走在花枝交错形成的花棚通道时,会让人心无旁骛。看着那些花或者蕾,你想它在笑时它就在笑,你想它在说时它就在说。行走的时候,你可以用心灵与心灵去沟通,但最好不要去触摸或者其中,收获在其中。

可以肯定的是,这个时候的我,思想虽然还没转过弯来,但心和桃花却一起开了。

看一棵树的桃花盛开,往往会让你更加专注。无论是才露出小脸的绿叶,还是沾满露珠的晶莹,或是挺着五个瓣的花儿,都会让你产生联想。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,桃花原来还有深红、粉红和淡白之分。

此刻我不管怎么去想,也想象不出黛玉葬花的那种心情来。虽然我没有看桃花那种刻骨铭心的经历,但还是能体会出崔护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,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一诗的韵味;不过最解此时桃花风情的,该是吴融的诗句“满树和娇烂漫红,万枝丹彩灼春融”;可能是能体现此景的还是杜甫所说的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浅映红”了……

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,有我迷人的故乡……”男高音在花丛中升起,循声望去,原来是一位男网友在放声歌唱。

当我回过神的一刹那,就发现那些摄影朋友正在抓拍桃花和人的笑容。出于好奇,我走了过去。从他们的镜头里,我看到了大家都乐在其中,收获在其中。

也许就在那里,你不经意间,思想虽然还没转过弯来,但心和桃花却一起开了。

花是故乡的鲜

不知是怎的,一站在阳台的花草前,总是会想起那棵叫不上名的小花,随之小花的景象就在脑海里鲜活起来。

那棵小花,就开在村口拐弯的路旁,也是去池塘的必经之地。因花开在塘次口的下方,所以一般情况下是无人注意的。更何况村里人对村头那棵张扬的桃花,村前那棵恣意的槐花都像看一眼,点为那些花就像自己衣物上点缀的饰件,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但对于我来说,那棵小花是很别致、很有意义的。

说实话起初我并不看好它,因为它过于普通,根本谈不上烂漫和养眼,所以每次路过时都没有过多的在意。

是娘的一次追踪,让我与之结下了深缘。

小花上方的池塘一直是娘的一块心病,对于爱水如命的

儿子,她是一筹莫展,只是时不时的到池塘边查看一下,看在池塘里偷着游泳的有没有自己儿子的身影。

还好,娘还没有走近池塘时,就被我的一个同伴看见。结果,我的腿比兔子还快地跑了。可不巧的是,我忘了拿衣,赤条条的我就躲在小花下面的草丛里。

娘不走,我只好花花下呆着,这就有时间看清这棵小花。这是一棵有着七条分枝的小树,每枝上面都顶着黄黄色的花朵,花蕊很小,花瓣很细。可能是有次口下流出的水滋润着,才显得是那么清秀、鲜活和水灵。偶尔有一只蜻蜓飞来,落在上面把它当成了歇脚的地方。只有蜜蜂光顾的时候,才让它颤然地一动,或是像打哈哈般摇晃起来。这时,我不由得上前去深深地闻了一下,哼,还真

闻出与众不同的清香呢!

躲过了娘的视察后,我竟喜欢起这棵小花来。每逢路过的时候,总是上前伺弄一番,一致于把它当作小伙伴一样看待。

记得那次起山洪的时候,小花却成了被毁的对象。洪水刚涨,我就去了次口,看见次口下方一片狼藉,小花也七零八落。当时我就动了恻隐之心,接着找来一些竹竿等物支起了花枝,没想到第二天小花就鲜艳如初。

娘带着我们一起搬出村子时,我特意来到这棵小花前,很深情地看它两眼,随后小花的印象就定格在脑海之中。

后来,自家的阳台上种了些花草,可怎么种种都出不了新鲜的感觉。有时也会去公园里看看温室养出的花圃,或是去街道中间看那些花树,但都未能激起更多的花趣。

晚上我来到阳台上看月光,突然想起了一句名言:月是故乡的明。是啊!那花该是故乡的鲜了。我想这里面除了最初的感受外,更多还是忘不了对故乡的那片殷殷情怀。

在此之前,我看了一下介绍,说鳊

在岛上看风景

也许就在那里,你不经意间,思想虽然还没转过弯来,但心和桃花却一起开了。

也许就在那里,你不经意间,思想虽然还没转过弯来,但心和桃花却一起开了。

也许就在那里,你不经意间,思想虽然还没转过弯来,但心和桃花却一起开了。

也许就在那里,你不经意间,思想虽然还没转过弯来,但心和桃花却一起开了。

也许就在那里,你不经意间,思想虽然还没转过弯来,但心和桃花却一起开了。

乐祥涛

男,河南省商城县人,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信阳市作协理事、商城县作家协会主席。他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晚报文萃》、《散文选刊》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多篇。出版有诗集《那人·那泉·那月》、散文集《走笔豫南》和《打开心灵让风刮》等,曾荣获《诗刊》、《河南日报》、《大河报》、《钱江晚报》、《中国作家》等征文奖。



小城河柳

我居住的城市中,有一条围城小河,人们把它称之为淘家河。河上立有一桥,地名牌上写着崇福桥。桥下是一河清清的水,那都是橡胶坝的功劳。桥头有长长的堤,堤上有柳,所以我习惯地把它叫做小城河柳。

那些河柳就在我上班的路上,所以它的每一个变化都留在了我的心中。

河柳最惹眼的不是那十分高大的身躯,而是源于它对春的解读和释放。你看,小雨刚过,河柳的枝头开始闹着春意了。最显眼的就是那柳条由褐色变为绿色,然后由黄绒绒的芽探出头来等风的轻柔。如果是在合适的天气里,或是在三月的小雨中,那叶的容

颜会一展无余的。这个时候看河柳的话,那些河柳会像少女般摇动如瀑一样的秀发的。

要说河柳最动情之处就是柳条嬉水了。那蓬松的一树柳树枝把轻盈的条垂到水边,然后又稍稍翘起柳梢,就是不把条伸进水里。这时河水也不闲着,借着微微的春风,还是河水嬉着柳枝。总的来看,还是河柳有着优势,因为这个时期的河柳已是风情万种了,它的任意一个姿势都是美的化身。

等到华灯初上之后,河水就占了上风,那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倒影会让河水增添无限魅力的。这时,

河柳就自然不去和河水争宠了。

雨,也数豫南的轻柔。豫南的多情。你看,那些雨依着那翠绿色的河柳轻轻飘来,下得很细腻、很飘逸,不会让人有紧张的感觉。相反人们则喜欢走在雨里,或是撑一把花伞,或是撑一把红伞。如果此时你走在桥上,看那雨落在河柳上,落在桥头上,落在河水里,落在人们的肩上。看那波动的水,看那流动的人群,雨会打湿你的想象的。这时你的思想最好不能飘忽,不然的话,你会疑是走进了三月的江南,那吐春的河柳,那撑着各色雨具缓慢游走和没有雨具急切行走的人们,那走散的亲人如白娘子般呼唤声声情感的人儿,会让你有一种忘却,忘却却是断桥的那个年月,还是生在如今的时代……

当我们挪回目光之后,就有这

样的感觉,有柳相伴真好,真的,它不仅带给我们春的讯息,同时还能带给我们那诗意般的生活。

好像有些孤单,是岛上仅有的三棵

树。想象中,以往水位没有没至时,可能没有这种感觉,因为两小岛之间是牵手的,与大岛之间是相连的。那个时候只知道丘陵连绵、沟壑纵横,并没有感到单一和孤零。可水的到来,把原来的生活秩序全都打乱了,让山沟变成湖底,让山丘变成岛屿,彼此之间就成了守望。

树并不知道这种生活是变得更加优越了,还是失落了。以往的呼吸相闻,声色相连,变成了分手和相隔,情感远了,情意离了。感觉到的只是,生命所需要的阳光和水离自己真的很近。

站成一种姿态,是需要意力的。虽然收获着朝霞或是晚霞的光芒,但刻板和孤寂的坚守也会产生无奈。因为潮起的时候会没过腰身,潮落的时候会留下满身的污屑。至于在夜间的呐喊或挣扎,我们都未从想象;或许这都是岛上的树自身所经历的,与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切无法划上等号。

如果反过来一想,其实生活就是多棱角的,从不同的侧面会看到不同的效果,关键是自己怎么去认识和理解。或许此时的树,把我们也看成了风景。

我利用休息时间,专门去了一趟刚建成的城市公园,想在那儿感受一下新城市的味道。

公园不大,但非常完美。小山、人工湖和灰式建筑都十分和谐,那种巧妙的设计如果不去仔细辨别,是分不清原始状态或人工雕琢的。我先是曲径通幽的小路上漫步,随即来到人工湖边水泥柱面铺设的木条上。稍作休息后,顿感身心十分惬意和舒适。接着就沿湖边的柏油路往前走,偶尔还看到三两个民工对未完工的地段进行培土或栽花。再往前走时,就来到树山和花丛旁。突然,我看到了一片竹,于是我赶紧走过去,对着竹子仔细地端详起来。

竹我是有着深厚情感的,不仅仅是因为竹是乡下的物品,我是乡下的元素。更主要的是我在竹的身边长大,我的骨子里也渗透了许多竹的本质。

在童年时,我家门口有一片很大的竹林。结果,我的生活和竹联系在一起了。一个竹篮两头用绳子系在竹上之后,我就在竹的中间荡起了秋千,那样既节省了摇篮,又免去了人为的照看。虽然那种单一和无趣是伴着竹的生长而长大的,但也能了却父母把

当初,我在搬家的时候,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,竟让镰与书放在了一起。这种文与武的并列,会让人产生很多的错觉,该是书香的拓展,还是思承的继承,说实话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但我能清楚的一点就是,这种真实的存在,印证了一个事实,那就是书与镰在我的心里是有着同等位置的。

这是一把上好的镰。其钢口、火候、把柄,及使用的程度都在最佳状态。当我的爷爷准备铸造这把镰的时候,是倾其所能的,选择的材料都是精心而备的。以至于打造的师傅都倍受感染,说愿将打造成自己一生的力作。结果这把镰没有辜负任何人,连尺寸、轻重与适手的形式都是最具人性化的。

可惜的是,爷爷没有很好地施展这把镰。住往他总是拿出镰来试手和欣赏,并不急着让镰去开口,或者是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去看待。我现在才弄明白它是把镰作为一生中所有的财产传给了我的父亲。

父亲使着这把镰的时候,感觉非常地称心与顺手,随即将其最大化地发挥和使用。后来,无论是在成熟的稻田或是麦地里,谷物倒下最多的地方,站在那里的准是我的父亲。那一刻,父亲收获的不仅仅是惊

竹的气息

我锁在屋里的孤独和惧怕。

当我能自由地攀爬于竹子中间的时候,我与竹就更加亲密了。每次我放学之后,都会去看竹、抚摸竹的,有时还让竹成为我的左膀右臂。无论是捕捉蜻蜓或蝉时用的长竿,还是钓黄鳝时用的竿勾,都需要竹来完成。然后,用竹篓背着战利品回家时,那种喜悦是会和竹一起分享的。

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端午节的到来,在乡下是很看重传统的节日,有端午大似年的说法。节日的前几天,母亲总会给自己一项任务的,那就是去摘一些又大又好的竹叶,然后母亲把竹叶洗净,包上糯米和平时都不舍得吃吃的红枣等,在端午节那天让全家人美美地吃上一顿大餐。

当口中留有余香的我,背着书包去上学时,兴奋会持续好久一阵子。

就是那种劲的驱使,让我最后走进了省城的学府。不过那片竹林也没有闲着,它们

成了父亲手上的产品,变成了竹篮、竹席和竹椅等。是它们支撑着我的学费,伴我完成了所有的学业。

后来,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我,总觉得缺少点东西,思来想去,最终想起那就是竹。这也让我产生了很多的无奈,我知道那些竹只能生长在乡下,是不能走进城市里的,因为它们连片的生长,需要很多的土地,更多的容纳。所以,我对竹的思念,只停留在想象和诗歌里,那句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的话语总是萦绕在脑海的深处。但我对竹的向往,不是为了处之高雅,而仅仅是对竹的思念。当我随意翻出“修修梢出类,辞卑不肯从。有节天容直,无心道与空。”和“彩笔凌云画益思,虚心劲节是吾师;人生贵有胸中竹,经得艰难考验时。”的诗句时,思想也就多了许多的感慨。

前两年,我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去深山区调查一个项目。结果,那好客的老乡临

走时拉着我们的手说:“我没有什么好东西让你们留作纪念,就带上些竹笋吧!”说完就提着篮子把路边或长不成形的竹笋踢掉,说是让我们带回去尝尝鲜。由于感情难却,我们就收下了他的厚意。不过过的那几个竹笋没吃,一直在那做着思念的标本。

回想起竹的时候,自然就想起它的形态来。那种节节攀高的长势和常年葱翠的生命,总能给人一种感觉,就是它的青绿、高洁和坚韧。难怪有许多诗人和画家以竹为题,写诗作画。也有很多的文人以竹自居、自誉和相伴。不过,竹的另一个特点更让人回味。它们都是根生的,有根才会生长,无根就不会发芽。它们不仅连着片,而且连着共同的血脉。

现在想想,竹走进城市是一种必然,也是一种需要。因为它们会给城市带来一种气质和补充。所以相信它会和城市一道呼吸共命运。

看着眼前的这片竹,或许就是一个例证。它已经走进城市的序列,走进了我的视线。当它面对这片竹时,就倍感亲切,那种程度,有如兄弟。

几,掏出自制的烟袋,装满烟叶吸上两口。这是父亲最悠然、最放松的一种方式,也是有别于人们的地方。可父亲真正与别人不同的是,他对待镰的态度。很多时候,镰是他随身携带的。父亲不会随意地把镰丢在田里,也不会把它放在田埂上,而是把它别在腰带中。所以镰就随了父亲的习性和味道,那里面有过汗渍、欣喜和爽朗,也有烟味。

我相信,在镰的情感世界中,它会特别钟情于黄色。因为有那么成熟物质的,倒向它的怀里。个中既有快感,又有欣慰,就是梦里也会有金色的音符飞过。但是,在镰的记忆里,还会有青草、紫花和粉红色的蝴蝶。

对于声音,镰最敏感的就是“布谷”。那是提醒,是呼唤,也是催种的号子。等待黄鹂的莺声飞过之后,“知了”就粉墨登场了。先是单鸣,随后是合奏,还未等曲终,镰便参与其中。

时至今日,当我看见镰的时候,就能想到那种声响。有时会错误的认为,自己还置身于那个年份。

其实镰就是一本,一个记忆,有无声的诉说,也有情感的收藏。更多的时候我还在想,自己不仅仅是一位读者,而且该是镰的朋友或是镰的后代。

收藏在书柜里的镰

羡慕的目光,同时还有那舒适和惬意的感觉。麦子 and 稻谷在父亲的手上轻轻合拢,然后又温柔地倒下。那种游刃有余的动作,有如父亲抱着我们一样亲切与随意。结果大片大片收割的稻或麦,就成为他亲近孩子们的最好方法。可是队长这时却来了精神,不管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,总是称赞一番。而父亲站在那里只是憨厚一笑,他并不愿意去知道更多的道理,或是去用什么典型。他说:“俺看见谷物熟了就是手里痒痒,收到屋里心才踏实。何况多干就能多得工分,因为家里还有五个等待哺养的娃”。

不知是吸收太多阳光的直射,还是清晨露珠的滋润,或是父亲汗水的融合,使镰的锋口越发锐亮。每当一垄麦子欢快地扑地,或是一块稻谷被愉快地收起,镰都能闪着环回的光。这种情况下,父亲总是先用口吹一下锋口,接着用手去感受一下锋刃,然后在太阳的光芒下去看那把镰。

父亲看镰,会忘却许多物质的作用,甚

至是它们的存在。他只顾在那里对着自己说,这的确是一把好镰。结果,他不是忘记了日光西沉,就是忘却了日头当顶。虽然他喜欢日光与麦芒的碰撞,那烈烈的苗能腾起他欢欣的喜悦。但那毒毒的太阳晒得他确实无法躲闪的时候,他也会狠狠地骂上一句:“这狗日的日头。”我知道父亲口里骂着日头,可心里却美滋滋着,因为只有好日头才能让谷物温暖地入仓。我相信,这也是父亲一辈子说出的,唯一一句口不一的话。

我最佩服父亲的是,他把收割作为一种乐事。所以父亲的精神十分饱满,就连夜晚磨镰都当休闲去。月光下,父亲总会搬出磨石,随手滴上一两滴清水,再把镰轻轻地放在石上磨。磨去迟钝的齿和锈迹的岁月,并让月光柔柔地打在镰锋上,使之相互地渗透。多次重复以后,镰就成为父亲最好的助手了。

确实很累的时候,父亲总习惯于来到田埂上,望望被他刚放倒的麦铺,然后坐在那

留梦的河流

处于深秋的心,豁达而又高远。在这个令人陶醉的季节,即使是一丝丝的微风来,或是一处红晕的点缀,都会让你产生无穷的想象和永远地感动。

就在这样的一个下午,我接到飞哥的电话,说是在邻县发现了一处景点,值得我们去探寻一番。我问何处?他说:留梦河谷。

我没有丝毫的不愿意,因为那个名字就叫我无法拒绝。

留梦河谷,其实就是深山淌出的一条小河流。从大门上看,那些巨石是刚刚垒上去的,虽然古朴,但有时代的印记。里面的小路是沿着河道而弯延的,不过很多处都是用水条铺就,走在上面舒缓而又踏实。因为时期,水并不丰沛。自然,流着的河水既浅显又细小。

路旁建有古屋和景点。说是古屋,不如说全是用木头构建的房屋,因为那里没有一点钢筋水泥的痕迹。这种协调和搭配,我想除了自然,那就是和谐,它会让人有种纯真和回归的感觉。

浅浅的山,没有茂密的森枝,只有一些灌木和杂草。那些黄色或是淡黄色的叶和林,正巧辉映着细弱的河流,让人感到是那样的协调与静美。

小路是经过精心构造的,因要盘河而上,就多了些弯道和桥。那些桥各具特色,有自然石垒成的步桥;有石条铺设的石桥;也有钢索拉起的吊桥,特别是进入高山后,那座跨度很大的吊桥,令人生出许多的敬佩和胆怯。

水的悠闲和静清是让人爱怜的,无论是涓涓流着的细水,还是高悬着的瀑水,或是深潭里的静水,看上去都是那样的缠绵,从不见汹涌的样子,一直是处在那种温和的状态。

我最佩服的是景点的命名和巧妙设计,看看都有:听琴、天籁、白龙潭、金龟戏水、丹凤朝阳和美梦成真等。这

些元素的组合就赋予了河流生命的意义。那些事情的真伪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让我们有了触动和想象。

就在我琢磨着,普通河流有了名称和故事后,怎么就像有了灵魂时,是同行的文友一语道出了天机。他说,这就是文化提炼的结果,其内涵就在于去探索、去发现;或许只有这样才会触及我们心灵深处隐隐而动的东西。

“叮叮、叮叮……”我的电话响了。

竟是母亲。在这样一个时候我接到母亲的电话,心里半是惊喜、半是疑问。当得知是心里未见,母亲询问我的伤情时,我的眼睛湿润起来。因为前些日子,我不小心脚跌了,留下了伤痛,母亲就从乡下下来看我,照料我一段时间,见我确实没有什么大碍后才肯回去。不过,这一直是母亲挂念的又一个话题。

关闭手机时,我的目光看着小河发呆。倏地,我的心灵划过了一丝的颤动,我突然意识到,原来母爱就是一条河流。

记得很小的时候,我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,母亲的脊背就成了我成长的摇篮。有一次,我在半夜里发高烧,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,母亲就背起我连夜赶到十里以外的地方去看“赤脚医生”。当她把我再次背回时,已经是天大亮了。可第三天,我在学校里被一名大班的同学欺负后,母亲又昼夜赶到八里处的那个同学家,告诉了她的母亲,批评了那个同学。回来后母亲擦干了我的泪水,说:别怕,有母亲呢!可是当母亲背过脸去,我却发现她在那偷着擦眼泪。

不是说母亲总是流着忧伤的泪水的,那次,我的期末考试成绩得了第一名,我发现母亲又流泪了,不过我相信那泪水是欢快的、欣喜的……

返回的路上,当我再次回望小时,感觉身心是无比的轻松和愉悦,那种情景,有如临近母亲。